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黃文祝文讀後感 [A Response to the Comments by Huang and Chu on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in Beijing Toda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AO, Shini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1 14:07:0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85

黃文祝文讀後感

高師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碩士

一、

拙作《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香港：道風書社，2005）出版已有兩年了。在這兩年中，我接到許多相識與不相識者的郵件、電話，接待了多個來家中借此書的學生，聽到了各種不同評論。讀者對此書的關注，不僅使我感到欣慰，也感到了壓力。

關心此書的讀者大概有這麼三類。一類是基督徒。一位年過八旬的北京老牧師在電話裏告訴我，他拿到此書後挑燈夜讀，徹夜未眠。他因為我描寫了北京的基督徒狀況而感謝我，認為我「為中國基督教做了很大的貢獻」。另一位北京基督徒說，書中提到的關於基督徒的方方面面她都非常熟悉，感到十分親切；最主要的是，這本書使她開始思考基督徒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從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來思考「做鹽做光」的問題。還有一些基督徒向我索要此書或要求我代買，理由很簡單：「很少有學者這樣來寫我們，我們當然應該讀」。¹

1. 由於購買不便以及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書價過高，此書被很多人整本複印。此事應向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歉。

第二類關注者是學生。近年來，隨着宗教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和宗教研究逐漸成為顯學，許多學生開始選擇宗教研究這一專業，其中包括宗教社會學這一方向。學生們告訴我，此書不是在大陸出版的，因此書店中根本沒有銷售，即使「北京圖書館也只有一本，借的人很多，需要排隊預訂」。於是學生在「急需要幫助」時，便來找我，我總是手邊有書就盡力幫助。好幾個學生在歸還我的書後又寄來了他們的調查研究論文，當然還表達真誠的感謝。

第三類關注者是學者。一些非同行學者讀了此書，他們或從自身專業或從個人興趣的角度對此書作出了各種評論。最尖銳的評論是，「書很好看，但有甚麼意義呢？這些事不調查也都知道」。而最肯定的稱讚莫過於認為「讀了此書才知道宗教社會學是甚麼、應該怎樣做」。至於同行學者，他們的評價則是具體的，更客觀，也更有說服力。

作為我的研究對象，基督徒對此書的關注也許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關注的背後存在着一個事實，即，雖然改革開放後中國宗教迅速復興並快步發展，但是，由於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對中國宗教現狀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尤其還缺少近距離觀察宗教的研究成果。學生們的關注則反映出另外一個事實：宗教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儘管在中國已經開始了生根、開花的過程，但是適合這門學科發展的各種養料仍然跟不上需要。至於學者的關注，尤其是學術批評，不僅是正常的、應該的，也是有助於中國學術逐漸走向規範的。作者與其出版物的關係是一種辯證關係。作者雖然創造了它們，但是，一旦成書出版，它們就具有了其客觀獨立性，不再受作者原來創意的影響而可以任讀者評說。正是在此意義上，我真誠地感謝所有的讀者，尤其感謝對此書作出認真評價的黃劍波和祝帥。

二、

我在拙作的導言中曾經提到了自己的學術經歷，也可以稱為「學術轉型」。對於個人而言，這種轉型似乎有一些偶然因素。然而深究起來，箇中其實蘊含了某些必然的東西。事實上，不僅是我，還有一些同行也開始走出書齋進入田野，面向那個真實而精彩的世界。那麼我們從事的宗教社會學這門學科在今天的中國是否也有一個「學術轉型」？這種轉型是否也具有必然性呢？

中國宗教學界的狀況，正如祝帥所言，「神學進路的研究多由教會體制下的神學院校來負擔，人文進路的研究則多見於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唯有社會科學進路的宗教研究處於二者的邊緣，至今幾乎仍是一塊有待開墾的處女地」。^{*}就宗教社會學類書籍而言，檢索中國二〇〇〇年以前的出版物，「大部分屬於教科書性質或者僅僅是宗教社會學理論流派的介紹」。^{**}然而，從二〇〇〇年到現在，發生的變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變化不僅表現為出版物的劇增，²而且也表現為對此學科性質認識的加深。二〇〇七年七月上海大學舉行的「第四屆宗教社會科學國際研討會」集中體現了這種變化：論文的「經驗性」意味更濃，討論已表現出對「科學性」的強烈關注。³此外，在「中國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網站（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Chinese SSSR]）上，年輕學者的參與和對於多種宗教現象的敏銳反映，⁴也表明了此學科參與人員

* 祝帥，〈誰的北京？怎樣一個基督教？——讀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9（2008），頁291。——編注

** 同上，頁290。——編注

2. 可參見拙文〈回顧與反思：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歷程〉，載《道風》26（2007）。

3. 例如對影響巨大的「關於中國宗教三億信徒的研究」的主要討論集中於方法論方面。

4. 例如對大陸各地的公祭現象、信徒春節對聯的特點、少林寺是否世俗化等問題的關注與討論。

逐步向專業靠攏的趨向。一言以蔽之，從這種「學術轉型」可以明顯地看到，它是這一學科逐漸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

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種學術轉型其實有其必然性。從外部因素來看，中國宗教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的復興和發展以及社會的轉型，中國人思想意識的多元和開放，都為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間，為經驗性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基礎平台。就學科內部因素而言，二〇〇〇年以前經典名著的翻譯和教科書式的介紹，是此學科奠定基礎和亮出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而那段時期的許多調查報告式的文章，也是此學科發展歷程中自然的和必須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不僅為後來的研究積累了資料和經驗，也成為學科轉型的一個重要標誌。而為這門學科貢獻了自己力量的領軍學者（如楊鳳崗、李向平、魏德東等等）則促成了這種具有必然性的轉變。在此可用黃劍波的評價來總結這種轉變：「似乎也可以說這不僅是她個人的一次探索，更是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意義上的中國宗教社會學界的一個探索。」*

三、

至今我仍然為研究對象的選擇和把握研究對象的代表性頗費心思。

《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並非此書的原名，⁵因為我深知，且不說在幅員廣闊的中國，僅就北京而言，由於眾所週知，這個巨型城市的人口規模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還大，宗教種類之豐富多樣，表現形式之多姿多彩，以致

* 黃劍波，〈信仰生活與生活中的信仰——《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閱讀札記〉，載《道風》29（2008），頁277。——編注

5. 原書名為《信仰與生活——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後由編輯修改為現名，得到我的認可。

任何一種對宗教現狀的研究，都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而我個人則還得受自己的知識結構、精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原書名以「信仰與生活」為正標題，只是希望通過對一小部分北京基督徒的研究來反映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在課題進行之前，我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在時空上的局限，只是對某一時空限制之內的一些現象進行研究而已。儘管如此，如何能夠從小處着手而又能獲得大處着眼的效果，的確是一個既涉及觀察又涉及方法還涉及理論的問題。

今年春節有幸在倫敦參加坎特伯雷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主持的「蘭柏特宮 (Lambeth Palace) 學習日」，見到了被認為是當今英國 (甚至歐洲) 宗教社會學第一號學者的戴維 (Grace Davie)。戴維是英方與會學者兩個主要發言人之一，其論文題為〈歐洲是一個例外嗎？〉(Is Europe an Exceptional Case?)。⁶那是一篇論述歐洲宗教的文章。眾所週知，歐洲各國雖然都以基督宗教為主要文化傳統，但不論其社會文化還是宗教，現在早已處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態。戴維既以事實為基礎卻又不僅局限於事實，而是從歐洲社會與宗教紛繁多彩的現象中提煉總結了當今歐洲宗教的特徵，以回答歐洲是否是世俗化思潮中的例外這個問題。⁷作為該文的回應者，我認真地閱讀了她的文章並與她交談，受益匪淺。戴維說，她對學生說得最多的一點就是“go to look”。對此我極有同感。作為一個宗教社會學者，也許首先得學會做一個「有心人」或

6. 事實上這是其一本書中的一個部分。

7. 戴維從幾個方面總結了當今歐洲宗教的特徵：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代理宗教 (Vicarious Religion)、從義務到消費 (From Obligation to Consumption)、新來者 (New Arrivals)。

者說有意識的觀察者。有了「有心」和「有意識」而獲得的積累，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對象也許就容易得多了。

至於方法問題，是我曾撰文評論過的此學科的不足：「就目前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來看，其最大問題在於，還沒有進入宗教社會學的方法論體系」，並將此總結為「方法論缺失、基本方法不足，具體方法有待改進」。⁸從今天的一些發展看來，新老兩代學者，更準確地說，科班出身的學者與「改行」或「轉業」的學者在此問題上可能會有一些不同。其表現也許如祝帥所述：「《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既不同於此前的吳飛對於鄉村天主教的人類學式田野調查，也不同於李鋒對於一個鄉村教會的組織社會學式分析」。^{*}有意思的是，這種因方法論而導致的學術進路的不同，實際上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化過程。經歷過史無前例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教育大震蕩的我們這一代學者，在很多學科中的歷史角色，注定只能是在無路之處開路的摸索者。

問題意識和理論創新也許是提煉現象、超越事實的最重要一步，也是宗教社會學實證研究最終的目的。當然，這也是最難的一步。的確，宗教社會學研究是為了發現真實的現象即「是如何」的問題，但又不能停留在僅僅「是如何」的問題上。儘管要做到這一點非一日之功，然而也並非不可能。這種探索，對我、對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都是一路漫長而艱難的道路。

我曾經試想過，如果我今天重新來做「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這一課題會如何。儘管我有過種種答案，但是「如果」卻是沒有的。這一路走過來讓我學到了許多、

8. 高師寧，〈回顧與反思〉，頁42。

* 祝帥，〈誰的北京？怎樣一個基督教？〉，頁300。——編注

明白了許多，下一程就會有許多經驗。然而，由於「下一程」非「這一路」，因而還會有各種不同，也會有各種問題。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敢於走下去，儘管明知不那麼容易！

作者電郵地址：gaosn@cass.org.cn

A Response to the Comments by Huang and Chu on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in Beijing Today*

GAO Shining

M.Phi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In this response to the comments on her book by Huang Jianbo and Jeremiah Chu, the author talked about the reactions to her book from Christians,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his field, portrayed the need for some kind of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and described the limits of her study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whole discipline in China today.